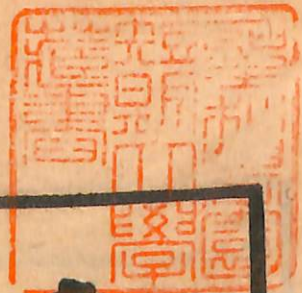


928
十
1

南  
雷  
集





南雷集二十卷  
附學箕初藁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無錫  
孫氏小綠天藏原刊  
本景印原書版匡高  
營造尺五寸五分寬  
四寸三分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歿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于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日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

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死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沉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于六經取材于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于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

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情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情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  
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黎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興，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

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柳道傳

黃竹浦則黎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

食，不違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

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

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

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

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

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

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重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遂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臚傳而卒。鄉人至今稱爲探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

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五世球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譜繁不能盡書。書其著者：黎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憚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

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百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

伍伯□之逆案，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謚忠端。黎洲先生名宗義，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南雷文案目錄

卷一

高元發三藁類存序

稱心寺志序

惲仲昇文集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後輩碧軒詩序

庚戌集自序

姚江逸詩序

縮齋文集序

半山先生詩序

景州詩集序

丹山圖咏序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朱岷左近詩題辭

卷二

雷別海昌同學序

樂府廣序序

學禮質疑序

霍丘名宦錄序

李泉堂文鈔序

陳子文燕中詩序

陳夔獻偶刻序

黃孚先詩序

過雲木冰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鷹窠頂日月並升記

念祖堂記

天一閣藏書記

姚江至省路程沿革記

卷三

答董吳仲論學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陳乾初論學書

與李泉堂陳介眉書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書

辭祝年書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儒書

卷四

答錢牧齋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八家批評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

答劉伯宗問朱子靈說

答汪魏美問濟洞爭端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鄭禹梅家譜雜問

卷五

都督僉事瑞巖萬公墓表

天津巡撫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壽兒壙志

馮中丞墓誌銘

張司馬墓誌銘

余若水周唯一先生合誌

卷六

萬履安先生墓誌銘

鄉進士黃澤望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李佩于墓誌銘

董次公先生墓誌銘

三峯禪師塔銘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叔父季眞先生墓銘

孫女阿迎墓磚 王征南墓誌銘

王仲馮御史墓表

卷七

高旦中墓誌銘 中丞玄若高公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施忠介墓碑銘 旌表馮母鄭安人墓誌銘

魯季臬先生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八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錢清溪先生墓誌銘

談孺木墓表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黃復仲墓表

陳湖生節母墓誌銘 查逸遠墓誌銘

張旦復節母墓誌銘 徵君沈眉生先生墓誌銘

李叔範墓誌銘

卷九

林三教傳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郭黎眉傳 錢忠介傳

卷十

西臺慟哭記註 冬青引註

四明山九題考 七怪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庭誥

書淡齋事

作文三戒

續師說

祭萬履安文

張元帖哀辭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外卷

錢岷軒七十壽序

張奠夫八十壽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

陸汝和七十壽序

徐蘭生七十壽序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陳伯美先生七十壽序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范母李夫人七十壽序

施恭人六十壽序

南雷文案目錄終

南雷文案卷一

姚江黃宗羲著

高元發三藁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辦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蕪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瘳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舉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益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

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此。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于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已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

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史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寔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公。孔孟。豈眞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惺心寺志序 丁未

人才之在天下也其生也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其成也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此數十人者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盡耶此一二人者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豈知數十人者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夫數十人者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爲一人之人其不自貴重亦可惜也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 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爲東浙文統之選其時數十人者上之學性命之學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任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趙子禹功於其中蓋亦

一人之數耳事有不可知會不一二十年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吾黨知之者亦曰某也迫於飢寒某也轉於流俗生前身後蓋已爲狐狸貓貉嚼盡而禹功擊拳撐脚抗塵決網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望而知爲有道者不與數十人者同其陸沉殘破則若向之數十人爲禹功一二人而設也丁未之秋出其所著稱心寺志命余序之夫禹功以燕許廟堂之筆倚撫於窮村絕浦不以爲枉天而沾沾卷石之菁華一花之開落與桑經灑注爭長黃池則是獅象搏兔皆用全力爾吾聞禹功之在寺也因於內衡法師朝則搥鼓聚衆衡師上堂講相宗暮則搥鼓聚衆禹功上堂講四書周易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恐不卒得聞昔趙大洲以內翰爲諸生談聖學於東

壁鄧豁渠以諸生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學宮傳爲奇事夫儒書內典習者各樹城柵兩不相下非如舉業之於聖學同出一先生之言也有傳衡師禹功之事不更爲奇耶雖然禹功固所稱儒門數十人之一二人也又爲釋氏強分其半余其能無慨也夫

惲仲升文集序

名曰初常州人  
戊申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註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警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其書數卷可盡也其學終朝可畢也雖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蓋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膚論警言可以當之矣數百年來儒者各以所長暴於當世奈何假



南雷文集卷一  
五  
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槩指之爲異學而抹殺之乎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戢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殫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爲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証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于武林通朗靜默固知戢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頂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爲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墻而爲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弔劉伯繩余與之劇談

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蓋仲升之學務得于已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爲是非也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另矣或者曰仲升既非禪學彼禪者何急之也余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爲毫釐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然則仲升之貌其貌何也余弗答因書以爲仲升文

集序

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椽栗墮瓦不  
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  
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  
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  
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  
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  
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  
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  
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  
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  
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  
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

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後葦碧軒詩序 已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  
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  
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  
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  
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  
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  
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  
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  
而去亡何妻死子天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  
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  
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

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  
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  
其所長而雕刻雲烟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  
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  
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  
麗句矜奇闢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  
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  
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  
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  
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  
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心遂乃執余手而泣曰  
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

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  
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  
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  
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  
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  
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  
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南雷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盡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

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

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南雷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友于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以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姚江逸詩序

上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爲表裏者也故

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爲綱以詩爲目而一代之

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做之爲明詩選處士繼莽之長單

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蓬戶於金閨風雅矣敏蓋兼之

矣然天下之大四海之衆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臺閣使

無遺照必不可得是故不勝其逸者之多也卽以姚江而

論陳隋而上止存虞氏一家之詩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

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黜緩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

高翁礪孫常州皆爲眉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鄭山鄒楊元

度其時諸老集中多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

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列屋兼輻而姚江獨少卽有成刻

者問之子孫間供茶錯藥竈之用亦有誦咏已落四方之  
口邑中反無知之者蓋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  
此不急之務交相勸勉由是言之前此之逸者寧有既乎  
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爲世人好言作  
史而於鄉邑聞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請容詎免諸此後見  
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爲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  
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篋中之  
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寒簷下擔時有  
墜落如柴廣敬金蘭錄魏嘗齋文集之類正不復少及今  
不爲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歐陽子言文  
章言語之在人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不可爲恃雖然此爲作之者言之也士生後世憑虛而觀

盛衰之故彼富貴利達蠅翔螢腐沒於暑刻之間復令其  
性情深淺無所附麗文責誰歸是爲忍人故余與靜岳先  
生爲此選也名之逸詩蓋有二義前乎此者是編爲所逸  
之餘也後乎此者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



半山先生詩集序

甲寅

唐多詩人。麤扇波委。卽偏方下邑。么絃孤韻。亦瞥入簡牘。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寂寥無聞焉。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以唐詩人之多。姚江人物之衆。而單聯隻句。不能分有唐之一數。豈其風雅道衰。地土使然耶。抑窮山海島傳之不能廣耶。不然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流傳人口。久而遂至失落耶。余讀家集。至半山先生詩。而有感焉。先生余六世族祖也。諱嘉仁。父翊。字九霄。九霄善近體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尤入神品。今其詩失落。而先生之詩尚存十之一。緣情綺靡之功。聲勢物景。能感動人。使其載之。唐詩紀事中。故亦嫣然秀出者也。而屈抑於諸生。以死其時。中原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何李詩體。一經

品題姓名便不寂寞先生與一二窮退無力之徒唱之而未必能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安望其傳之之廣乎余閱有明文集唯正德間模勒最工卷軸繁多此皆有力者所爲先生有作脫口之後書之故紙題之敗壁其繕寫亦一過再過而已在當時已如此又何待久而失落乎由先生父子言之百年之間父老見聞猶在已同榮飄音過歸於磨滅况有唐千年之遠耶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非其風雅道衰亦可知矣今先生所傳之一二亦豈能必其傳遠但自先生以來姚江之爲富貴者何限卽有子孫守其遺集裝潢投贈偶揭一二板便嘔噓棄去以充糊壁覆甃之用者不少矣曾有如先生見之殘編欣賞而讀之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

景州詩集序 甲寅

公諱尚質別號醒泉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嘉靖己酉舉於鄉知息縣陞景州守修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自爲文記之隆慶元年致仕所著有青園錄詩近千首余存其十之一以官名之曰景州詩集序曰若景州公者乃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汨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周伯弼之註三體詩也以景爲實以意爲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

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咏，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咽噎於冷汰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余嘗輯姚江逸詩，千年以來稱詩者無慮百人，而其爲詩人者三人而已。宋高菊礪、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菊礪之詩僅見之詩話，武林舊事者不過十餘首，無逸詩集久堙，余從其後入鈔之以傳景州。當時詩畫與楊秘圖齊名，秘圖詩散失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盛稱陳太常、費馮雪湖、蘭兩人。太常之和唐音未免一時習氣，雪湖與謝文正唱和險韻，相伯仲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雖各有長處，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顧

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菊礪爲詩祖，景州則又爲吾黃氏之詩祖，當不舍吾言而取定於前人矣。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為法曲而托之木  
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  
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為按  
木華字玄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  
宏齊謝眺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  
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釅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  
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  
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樵藥  
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  
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  
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為別

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蜜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旣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嶽

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卦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屨櫛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樓之志尚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嚶嚶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八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

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闖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續剛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摭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

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濼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屢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

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訃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泯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

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趨之霧而死者如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甲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節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



真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朱岷左先生近詩題辭

丙辰

岷左先生示余出蜀歸田之詩命題數語余唯山川文章相藉而成然非至性人固未易領略嘗讀陸務觀入蜀記攬結窈冥卷石枯枝談之俱若嗜欲故劔南之詩遂爲南渡之巨子蜀在西南天表非左思之賦少陵之詩亦不能移其觀於中土豈非相藉哉百年以來自曹能始而後蜀竟陸沉再經喪亂其名蹟之幽遠者固不必論卽工部草堂古今屬目去萬里橋不數里先生往尋之蜀人無知其處者徘徊於荒烟蔓草之間得浣花殘碣尺寸推按故地始出先生如遇故人於萬里外歡叫欲絕此等情懷與務觀何異詩那得不佳故先生之詩冲雅而刻畫字句之外一往流連真能與山川相會者也先生爲余述其入蜀從

潼關過嵩華磅礪空翠之中車馬都爲碧色棧道之上高  
峯入天停午始漏日影恍如夜行漢高祖所謂燒絕棧道  
者註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岩而施版梁爲閣是人從棧上  
過耳不知路鑿於山腹棧增其濶以收日眩燒絕者壞其  
鑿路一處則百里皆廢矣不是單燒棧亦不是處處皆燒  
絕也江行出峽巫山巴水六書像形陽臺十二峯沿亘數  
百里突兀霄漢一一辨其嘉名以正前人之誤古木窮猿  
寒岩怪鳥空響相答淒入心脾先生相對言時僧樓茗碗  
几席亦爲浮動嗟乎山水於人此生亦有緣分余甲午之  
歲發願名山拚十年爲頭陀行脚咽喉冷太滌濯滓麻歸  
來讀書方有進益持志不堅倏忽而髮容難待便作一塵  
網俗人清泉白石爲我懊恨讀先生之詩不禁惘惘

卷一

南雷文案卷二

姚江黃宗義著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  
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  
而省觀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  
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于人多廊廟之器  
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  
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  
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  
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  
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

南言文卷之二  
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  
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  
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  
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  
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  
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短長天崩地解落然  
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  
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摘藻爲春將  
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由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  
也由是而斂于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  
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  
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

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酒掃 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于  
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叩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  
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于離別者較諸子而  
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  
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倘聞長嘯  
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  
書于北山

樂府廣序序 丁巳

原詩之起皆因于樂是故三百篇卽樂經也。儒者疑別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朝夕諷咏更唱迭和節以鐘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今學者祇玩其文所得淺感詩雖存而實亡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亡導以天潢淪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時相遇於冥漠樂亡而詩可孤行者僅七藉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詩與樂遂判爲二胡狀而作之胡狀而用之皆不知其故無他所謂六義者蓋亦亡矣。其後朱子之註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香艸惡草興則泛濫景物於是離

騷之指燦狀明備然於他詩則未遑數也元末有劉履者爲選詩補註做朱子之恣以賦比興論詩亦諸家之傑出矣狀不及樂府於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縉去經不亦愆乎彘昌朱岷左先生有慨於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爲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調雜曲新曲爲風其燕射鼓吹橫吹舞曲散樂爲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零蜡爲頌詩附其後而以賦比興三者縉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篇之餘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蓋庶幾焉由先生之著而論之六義之教復矣然而終不可用之於樂也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自然之爲天籟也開元詩樂以一聲叶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於篇章之外者使不爲紙

上之空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余序余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舛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經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于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

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對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輊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群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叅攷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念椿許公霍丘名宦錄序 戊午

許西山先生治海昌之五年政通人和舉循吏第一余數年來得交於先生每見其舉一事發一言必稱引先世曰吾先人之心學若何吾先人之經世若何不敏未能推行其一二夫海昌之政美矣先生猶不敢自是如此豈數典而不忘其祖之義歟不然何其知之者之寡也已得霍丘名宦錄讀之刑部公之惠政條分縷悉當年設施之次第粲然可尋不必西門豹之投巫嫗何易于之焚詔版但使里巷阡陌之間其輦呻得自達而已公之愛民之心蓋至今而尚在也唯公愛民之心尚在故民之思公亦不以久近幽明爲計較耳夫公之蒞任去今七十九年矣而霍丘爲流賊陷沒頻經兵火山川如故城郭已非不特當時之

父老死畧盡卽公當日之政霜吞雪蝕此相與聊生之民寧猶受其賜歟卽使起公於九原復理當日之墜緒時異勢殊吾知其有所不能也乃父傳之子子傳之孫追想公之聲音笑貌於瓣香庭燎之中不能自己豈非可沒者政也不可沒者心也寧有所強而然耶霍故六蓼國地也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夫六蓼以千年之祀墜其香火公以數年之宦垂其蘋藻使千年不能與數年爭者非其入人之深何以有此夫然後知海昌之政淵源於霍丘者遠矣烏遊空府影末之餘波猶足以潤澤枯稿子產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若公者其不謂之及子孫乎

李杲堂文鈔序 戊午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曰此十餘人者皆今之鉅子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其渾厚悠長反若過之豈世運之升降歟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昔之爲時文者莫不假道於左史語策性理通鑑旣已搬涉運劑於此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今之爲時文者無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故以時文爲墻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茫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爲工夫浮詞爲堂奧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爲說者謂百年以來人士精神盡注於時文而古文亾余以爲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後亡也自余爲此言已歷一世矣風氣



每變而愈下舉世眯目於塵羹土飯之中本無所謂古文而緣飾於應酬者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纔學把筆不日吾由何李以遡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入歐曾者也黨朱陸爭薛王世服易欺罵相高有巨子以爲之宗主則巨子爲吾受彈射矣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篋篋所在一切不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啗喙夫田駒織于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余與臬堂然約爲讀書窮經瀾河東士稍稍起而應之臬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迹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見其脫畧門面與歐曾

史漢不相似便謂之不文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滌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歐曾史漢並垂天壤耳蓋不以文爲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爲詞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旣而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不成卽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於爲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臬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臬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瀾區區爲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陳子文再遊燕中詩序 戊午

陳子文彙昌才士精綜六籍翱翔百氏操筆屬詞緣情綺靡之功離絕畦逕故其名聲遠聞柯葉張皇丁巳入京師名公鉅卿貪其俊逸東閣靚深險韻促滌鋌刃愈出格於例不得入闈謁選而出夫以子文之才眇焉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謂當以稽古之力潤色王度屈於下職聞者皆愛惜焉而子文方游大梁摹銅盤之篆字撫昭陵之鐵馬。經。行。名。蹟。之。處。破。荒。搜。討。往。往。迷。失。道。同。行。者。秣。馬。卽。次。炊。黍。已。熟。遲。子。文。尚。未。至。也。豈。感。慨。悲。歌。之。氣。鬱。于。中。有。伶。官。簡。兮。之。風。乎。抑。以。名。山。大。川。昌。其。詩。如。崔。斯。立。之。丞。藍。田。日。哦。爲。事。與。唐。宋。以。來。丞。尉。皆。進。士。釋。褐。之。官。卿。相。于。是。乎。出。有。明。假。途。于。吏。于。是。士。人。始。不。樂。就。今。制。復。

唐宋之舊由此爲大官者不可勝數子文功業不難展契  
而至則其縱古橫今要非耽戀光景不得志於時者之所  
爲矣竊料四衆之士如子文者不可多得知百里不足以  
處士元魯肅之所以能霸也以公禮格孟博陳蕃之所以  
不終也世自有急子文者子文藏聲匿影以待之撐霆裂  
月之作夫亦可以銷磨其歲月矣

陳蔡獻偶刻詩文序 已未

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今人無道可載徒欲激昂於篇  
章字句之間組織綉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  
也故雖大輅餘艘終爲虛器而已矣况其無真實之功求  
鹵莽之效不異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耳吾友陳蔡獻汲古  
窮經聚同志爲經會蔡獻常爲都講每講一經必盡搜郡  
中藏書之家先儒註說數十種參伍而觀以自然的當不  
可移易者爲主而又積思自悟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嘗十  
之二三焉當更端之際一堂數十人所傾耳注目者必蔡  
獻也是時蔡獻固未嘗以古文自命然其筆授之章論學  
之書春容典雅辭氣和平無訓詁鬪飭之習余曰此真古  
文也應酬之中豈有古文哉今年秋月與余同寓吳山至

廣化寺拜先忠端公神位六一泉雖有石屋覆之已同行  
潦東坡言泉出講堂下今泉逼山麓其上更無堂址則亦  
非泉之故處也尋張司馬墓桑間土堆乃是精衛口中一  
丸也葵獻按形家書謂後來香火當不下鵬舉節閣二公  
徘徊者久之大觀臺觀潮潮不上海門十年矣土人亦無  
有修此故事者一僧立臺上薄暮悵然而返飲唐殿宣書  
舍壁間題名多是南宋名筆蓋紫陽一帶大畧是韓平原  
鑿山所置南園也一滴泉聽雨雲居坐月余間有吟咏墨  
痕未燥而葵獻排韻闕險俄頃成章牢籠景物刻畫悲歡  
視雕肝琢膂日鍛月鍊者無以加焉習葵獻者以爲葵獻  
破荒作詩何工之如是余曰曾是有猗頓師史之貨而憂  
其不能轉穀運權乎葵獻行且計偕北上渡長江嘆南北

之限過齊魯燕趙之墟聖賢豪傑經營之跡猶有在者入  
長安觀其宮室之壯麗奇材劍客之聚集蓋建都者近千  
年矣觸目駭心動成篇什素所畜積於此焉發之所見者  
與人同所得者固與人異也司馬子長之文章得之山川  
子長讀書十年之後方可言此今葵獻讀書年過子長從  
此而後方知六經非凡案間物耳此區區所刻恐不足以  
盡葵獻也

黃孚先詩序已未

吾族之在四明山中者自蒞東先生以來代有聞人近雖  
中衰而孚先馮平苗焉秀出兩人嘗以詩文過余而孚先  
往來尤數中更亂離五六年不見則以詩一編寄余請序  
歲蓋自來促之孚先論詩大意謂聲音之正變體制之驟  
殊不特中晚不可爲初盛卽風雅頌亦自有迥然不同者  
若身之所歷目之所觸發于心著于聲迫於中之不能自  
已一倡而三嘆不啻金石縣而宮商鳴也斯亦奚有今昔  
之間蓋情之至真時不我限也斯論美矣然而正自有說  
嗟乎情益難言之矣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  
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  
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卽風雲月露艸木蟲魚無一非眞

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濕哭總爲膚受卽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而習心幻結俄頃銷亡其發於心著於聲者未可便謂之情也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孚先情意真摯不隨世俗波委余避地海濱孚先憫其流離形諸夢寐作詩見懷旅月仍圓夜秋風獨臥身讀之恍然見古人之性情焉是故有孚先之性情而後可持孚先之議論耳不狀以不及情之情與情至之情較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以爲同出於情也竊恐似之而非矣

### 過雲木水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霧濤  
洪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  
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禿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  
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  
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  
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貽聘而嘆曰此非所謂木  
水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  
卒有居僧笑於旁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  
雲落卽凍冷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  
霧塵沸響肩鑄人間村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  
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

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窵之所  
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  
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洹穴聚電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  
群峰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臭蔚雖集原竭澤巫吁魃舞常  
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巖石因  
草碎碑埋磚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  
岳炳靈高僧懸記治鳥木容宵萃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  
故恒寒而無煥余乃喟朕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  
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  
豈無凌峰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  
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

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  
颯颯知已之淚能不滋然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且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啟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

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傅瓶無以眩人用眞珠累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



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  
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象  
和爲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  
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  
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  
今二百九十九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  
一千九百七十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  
來舍利不出境內啟閉一二山野驅鳥之手洪武以上一  
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  
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  
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  
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

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窓油  
蓋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  
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况  
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海鹽鷹窠頂觀日月並升記 丙辰

鷹窠頂濱海之山也名雲岫每當十月之朔五更候之日  
與月同升相傳以爲故事丙辰歲余在海昌許使君約之  
往觀九月晦日余與邵蓼三仇滄柱陳彛仲同舟至袁花  
時已薄暮輿行二十里斜陽紅葉裝點村落如畫登山昏  
黑使君遲之寺中查二南馬次真許稚圭許欲爾朱人遠  
祝離來皆在遠近來觀者踰數百人主僧言住此數十年  
僅一逢之其初紅者上升已而白痕一抹出於紅內始分  
爲二余曰此山故事原是日月並升不是日月合璧也不  
知土人何緣錯誤蓋合璧則日食矣如僧所言是日食也  
當在庚戌歲此月合朔於卯未交周六宮一十度入食限  
但謂白在內紅在外則視之欠審在外之紅乃是日光溢

出也。五鼓來觀者皆起雲隙猶漏疎星明燭出寺履巉崑而候之未幾雨色空濛徘徊不能遽下東方既白乃已或曰數十年一見再見何天朗氣清之難得也余曰雲氣所遮不過一端夫日月同行由於合朔合朔在寅以前同行在地下而不可見合朔在卯以後日光逼月雖同行天上亦不可見唯寅卯之間則合朔之分秒當日出之分秒乃可見耳或曰濱海之山多矣何以必鷹窠也曰是也大洋之中可以觀同升者何限非人所習見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世所以不傳也或曰若此則每月合朔皆可以見何必十月乎曰亦爲鷹窠言之也十月合朔大畧亢氏之間東方之宿也此山南面多有遮蔽惟當亢氏一隅空曠通海若是餘月則合朔於他宿在遮蔽之處矣海中大洋

每月皆可見之固不必十月也使君曰始以不得見爲欠事聞先生之論固勝於一見也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于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于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于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論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于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

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塋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于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于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塋于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蘓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樂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

過拜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于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天一閣藏書記 已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  
舉之學與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  
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淪墨之中  
相尋于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  
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  
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  
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  
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  
好之矣而于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  
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  
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

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狀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仙。猶歸我也。鄴仙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于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

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拈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携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陳澍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艸創而未就。綱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篋。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

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裨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峰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

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旣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竺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今聞虞稷好事過于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



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烟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已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二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迺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迺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于四明將塋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

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勅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

世運耳

第 558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十  
図書館 一

南雷文案卷二

